

【從脆弱性到同理心的李啓誠醫師】

我學會面對最絕望的時刻

◆口述、照片提供/李啓誠、呂選茵 整理/賴睿伶

這一兩年我才體會到，我願意放棄所有事業，讓我父親回來，我和他的緣分如此的短，只有十八年...。夢見父親的感覺，很喜悅、很悲傷、很可惜！

我在民國八十三年來到花蓮，在來到花蓮以後，我還是會夢到爸爸，夢中的樣子，就好像他還活著、感覺還相聚在一起，就像以往一樣，一直到我醒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只是一場夢。

夢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他，仍在.....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身影，在年輕時，他和我幾乎形影不離，到我年長時，他給我的巨大影響讓我甚至不曾察覺他還一直和我在一起。還記得那是在我還很叛逆的年齡一十八歲，那個時候我正要考大學，雖然我們住在高雄，但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是要讀醫科就要去台南讀，而台南一中更好。我的父親很嚴格，特別我又是長子，從小讀國高中的時候他都盯得很緊，不過我們不是沒有話說的。

小時候和爸爸常有許多在一起的機會。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爸爸都會在清晨一早把我叫起來打珠算，早上他去散步，我則在家裡讀書。因為父親是在醫院的行政部門上班，所以小的時候我就接觸到他的一些醫界的朋友.....。另外，像我很喜歡打乒乓球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我很會打，可是我都打輸他，等到我更會打的時候，他已經往生了。



一臉聰穎的李啓誠，從小便是父親期望且驕傲的兒子。

我父親一直給我很健康的感覺，他是會在冬天洗冷水澡的人。那一年，正好是我大學

聯考的時候，考上台南一中前，每次大考，我的爸爸都會到考場陪考，但是那一年大學聯考，父親沒有來，變成我媽媽來，那時我心中覺得奇怪，但也沒有深思，雖然有媽媽陪我，但我卻感受到，原來和父親陪我的感覺不一樣。

爸爸發病那一年，我剛考上大學，雖然是醫學系但是其實我對醫學完全不懂，我陪父親到林口長庚檢查，才知道已經是肝癌末期了，當時的我，只知道西醫沒有藥救了，只好陸陸續續讓他吃了些中藥，從確定罹患肝癌到往生，只有半年的時間，然而這半年來，我一直沒有什麼心理準備。

那是晚上，父親的病情比較穩定，我去台南去和女朋友見面，那只不過是一個有點愛慕的女孩，但是就是在那個晚上我得知父親快要不行的噩耗，我趕回去時卻跑錯了地方，他們已經回家，當我回到高雄、看到父親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那時懵懂的我，心中卻有種很深的遺憾。父親過世的十年後，我還會在夢中夢到父親，還會哭。

我到現在還會在夢中夢到爸爸很健康的樣子，夢中的我醒來發覺那只是一場夢，而我真的醒來的時候，臉上是冰冷的淚水……。爸爸離開之後，我才知道爸爸的用心。

現在回想起來，我總是記得他騎著摩托車帶我去風景區的樣子，他在風景區四處走走看看，我則是在涼亭看書，四獸山...很多地方，他都帶我去過，他不希望我只有讀書沒有和大自然接觸。

我以為一切都過去了，但其實沒有，當我



因為父親往生，開啓了李啓誠(後排中)對死亡的體驗。

有小孩之後，那種很深刻的感覺又會出現，我才知道，原來這件事一直沒有過去，特別是遇到挫折的時候，我會覺得特別孤單，就像是失怙的感覺，雖然我有母親、我有好朋友。但下雨天吧，會回到像孩子一樣，那種感覺又向我襲來。

現在我看著孩子打算盤，想起那時候爸爸要我打算盤，爸爸給我的那把算盤我留了三十四年。

我父親一直主導著我的路，雖然那時候我對文組有興趣，但不算有才華。大一我原本想轉系，讀師範、當老師，因為我一年級的成績很不好，我常翹課。

和人骨共眠的時光 對醫學暨愛且懼

剛考上醫學系後，最討厭解剖學，每次解剖的時候，我總是別過頭、看著書，不敢看那



對李啓誠與弟弟妹妹來說，與父親共遊的回憶永難忘懷。

個屍體。我的個性是膽小的，小時後我就怕黑、怕鬼，讀了醫學系讓我更不適應。解剖學課程修習還是得面對，面臨學期末要考試時是最可怕的時候，同學們搶著人骨頭，大家都帶一份骨頭回家練習背誦。有一天，頭骨輪到了我這裡，其實我是好不容易搶來的，如果這一科要及格，就非得這樣做。那天晚上我在宿舍，躺在床上背誦著每一個關鍵的位置，背著背著我竟然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

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和幾個朋友外出走在路上，不知怎麼地經過了好多個墳墓，突然間，我看到有個墳墓露出白白的一塊，我突然變得很驚喜、很亢奮，我撲上墳墓，用我的雙手不斷地挖呀挖呀，想把屍體

挖出來，用力一拿，我拿到了一個頭顱，夢裡的我大叫了起來，嚇醒的我也在叫喊中醒來，一睜眼，就看到那頭骨就在我視線正前方的書桌上面對著我....。

我討厭醫學的狀況，一直到高年級到醫院接觸到病人之後，我才開始逐漸對學醫有興趣。

患者被病痛折磨 當時茫然無所措

我是在台北馬偕實習，會走腫瘤科是因為有兩個病人影響了我，其中一個是鼻咽癌的富翁，中年人、五十來歲，戴了個大鑽戒，癌症末期的他很瘦弱，乾枯的指節更顯得他鑽戒之大。我記得他拉著主治醫師的手對他說，「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把我的財產一半給你...」，當時的我在想，真的要花這麼多錢去換取生命嗎？主治醫師雖然安慰著他，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已經沒有任何辦法。

另外，是一個五專的女孩，十七、八歲、正是漂亮的年紀，腳上長了肉瘤，截肢已經截兩次了，而且肉瘤已經到肺部，因此她只能趴著睡。她的父母離異，只有外婆和舅舅在照顧她，舅舅對她的照顧是非常好的。當時的我，因為有了要走這一科的打算，因此我也特別常去看她。由於那個年代沒有安寧療護，她到最後快要往生時，護理人員只能把她推到護理站旁邊的房間等死，但是她卻沒有走，到了那裡，她又待了好幾天。

在那裡的日子是很難熬的，她不斷吐血，

在她的床邊有個桶子讓她裝吐出的血，當她缺氧時，她的嘴唇發白發紫，眼看就要厥過去了，但又回了過來，這樣的日子是很痛苦的。幾天過去了，病痛的折磨讓她完全變了人，她開始咒罵一切，罵她的爸爸、甚至於是照顧她的舅舅和外婆，只要她醒著就是不停的咒罵，她讓一切變的像在地獄一樣，她在地獄裡，我們陪伴她的人也在地獄裡，我看過她的眼神，完全不像她，摔來摔去，之前的她是很堅強的，病苦的折磨讓她像被惡魔附了身一樣，就像電影大法師的情節，她的哭喊聲迴蕩在護理站和走廊。她一直詛咒，直到她死亡。

在這一段陪伴她走到死亡的路程，我才發現，原來我沒有辦法「處理」死亡這個課題，她死後，我一直做惡夢，夢到地獄，我這才了解到生命原來會這麼痛，原來死亡不是這麼容易，只要給她一點氧氣，帶著氧氣罩，生命力就可以如此堅韌。

腫瘤科本來就是會常常面對死亡的，如果是會好的腫瘤，已經在外科割除掉，送到我們這裡，往往都是已經接近沒有辦法的。

在這裡逐漸學會 面對絕望的病人

當我確定走腫瘤科之後，我對肝癌還是很敏感，因為治療機會不大，只能割除腫瘤，而如果要肝臟移植，條件又很高，就算移植也常見到半年內又復發的情形。

肝癌的情形是，一開始雖然已經發病但一切看來都很好，但殊不知癌細胞已經一步步消耗著，特別是好發在四十幾歲的中年人身

上，每次我在門診看到四十幾歲罹患肝癌的病人，就會感到惋惜，因為我知道他沒有希望。

我覺得我為人處世都是因為我得到很多的愛，我從小當模範生，老師愛我，父母愛我，我總有滿滿的愛，但是當我開始獨當一面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要付出去，把愛給別人，讓別人也可以擁有很多的愛，一個人是沒有資格享受這麼多的。

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有個九歲的小朋友，也是肉瘤，已經截肢了兩次，但這次已經擴散到他的肺部，所以沒有辦法截肢。那個時候，我看了很不忍心，但是他滿冷靜的，讓我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和他接觸，後來我才慢慢學到一些技巧。

第一次見面 絕不說出癌症二字

我的很多病人在之前已經診斷出是癌症，



懷抱李啓誠的母親，是父親往生後，支持他的重要力量。

但是當我問他們，他們卻還是不知道自己得什麼病，像這個時候，我通常會把親屬請到病房的外面，先讓家屬坦然，我會說「今天報告出來，這個細胞有異常的狀況，它突變了...不算良性的，異常的細胞不斷的生長中...」這個時候如果家屬問「是癌症嗎？」，我絕對不會在第一次見面就說出癌症這兩個字，只會強調是不正常的細胞。如果有希望，我會鼓勵他們，如果沒有希望，我會說可以用藥物控制，請保持正面的心情，讓病患吃得好、睡得飽、心情好最重要。

其實癌症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除了頭髮以外，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會有癌症，而每個醫



李啓誠對兒子滿盈的愛意，像是要將失去的父愛完全投注在下一代的身上。

院醫術都差不多，差的就只有在和病人的互動上。我和病人的相處像是朋友，因此我常常參加喪禮，常常在包白包。有幾次，我快要下班，看到病患可能撐不過當晚，我就把白包留給護士小姐；有好幾次，我在腫瘤科的病患應該要送到心蓮病房了，但是我不捨，我希望用更多的藥物，嘗試再給他們生命的希望，然而這樣的作法對他們卻不見得好。

生命的價值 在於互相取暖

從父親往生的懵懂、到走腫瘤科面對死亡，我覺得人生的無常就像置身在一個無邊的冰窖裡，我們的相會可能很短，但生命的價值就在於互相取暖安慰。很多的醫師站在金字塔的頂端，醫療有護士相佐，病患及家屬都聽他的，但這樣子絕對的權威是很容易讓人迷失，迷失了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本質。而我，去過金字塔頂端，但是我選擇用我的生命和他們做朋友，即使是短暫的夥伴。

編按：李啓誠醫師已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中，前往美國西雅圖佛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進行一年的臨床交流。



【黃忠仁的美麗境界】

不完美的人生 完美的色彩

◆ 撰文/邱定彬、江欣怡 圖片提供/慈發處、文發處

遠方的山，像是記憶中故鄉花蓮廣闊的山脈，前方蒼鬱成林伴隨著滿野的金針花開，風一吹過來，輕撫著大地的臉龐，山與林，揮灑出宜人的姿態，展現了對大地的熱愛。

這是一幅畫，一幅黃忠仁畫的油畫，而畫外，也有一幅畫：下半身完全癱瘓的黃忠仁，靠著還能控制的手臂力量，將兩隻拳頭緊緊握著，拳頭裡有一枝畫筆揮汗的黃忠仁，用這樣的姿態坐在輪椅上，一筆筆，刻出了一幅幅畫作，也一筆筆，刻出了自己的美麗人生。

提起黃忠仁，花蓮慈濟醫院復健科所有的復健師都認得他，身為復健科最模範的病人，最先接觸到他的復健師陳美玉笑笑地說：「當初沒有人有把握黃忠仁坐得起來，而當初也沒有人知道，他會開始畫畫，還畫得如此之好。」

一頁復健科的傳奇

民國七十七年，當時身為職業軍人的黃忠仁因為海邊受訓的一場意外導致嚴重的脊髓損傷，肩頸以下的肢體無法動彈，靠著手臂上

的點滴和鼻胃管的灌食維生，必須在咽喉氣切才能呼吸，就這樣，渡過了五、六年的漫長時光。

來到慈濟之前，黃忠仁已經在其他醫院復健了許多年，而當美玉問他：「能不能翻身？」多年來躺在病床上的他只是睜著他的阿美族人特有的深邃大眼睛，搖了搖頭。

碰過了許多病人，也知道如黃忠仁這類的病人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病情」，美玉並沒有放棄，她知道忠仁長年復健無效，心中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但她只是問黃忠仁一句話：「現在的你，可以做到什麼動作？」

可能是由於忠仁與美玉同是阿美族，黃忠仁很快便接受了美玉這位朋友，他的笑容一天天更燦爛了，也開始接受了復健的痛苦療程。這一段歷程，對忠仁而言，是一段與復健師之間互相磨練的經驗，痛苦的部分先不說了，而美玉、另一位復健師明月等人，都跟他建立了真誠互信的好感情。

有一次，為了鼓勵忠仁復健，幾位復健師計畫要帶忠仁去看電影兼吃麥當勞，受傷多年從未看過電影、吃過速食的忠仁記得，那是侏羅記公園第一集，但美玉卻記得那天黑暗的电影院裡，悉悉簌簌的怪聲，卻是黃忠





曾經全身癱瘓的黃忠仁，靠著自己的力量，打點生活的一切。

仁泣不成聲的聲音。

兩年過去，忠仁每天都來，把握所有能用的時間復健。一般像他這樣的病人還躺在床上，但黃忠仁已經能夠撐起身子，到現在更能夠完全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黃忠仁，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也寫下了慈院復健科的一頁傳奇。

多舛的人生旅途

追溯黃忠仁的生病歷程，讓人著實辛酸。自發生意外後，行動不便的他只能躺在床上，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唯一能做到的，便是轉動頭部。當時，黃忠仁亟需仰仗別人的照顧，但也只能視人臉色過生活。而忠仁的弟弟在喝了酒之後，對自己的親生哥哥卻常常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放任他在床上挨餓受苦。有時在神智不清醒、喝得醉醺醺的狀況下，辱罵毆打忠仁更是稀鬆平常的事。而家裡財務的困頓也無法提供一個完善健全的照顧空間，全身肢體癱瘓的忠仁在如

此的環境下，開始失去對生命的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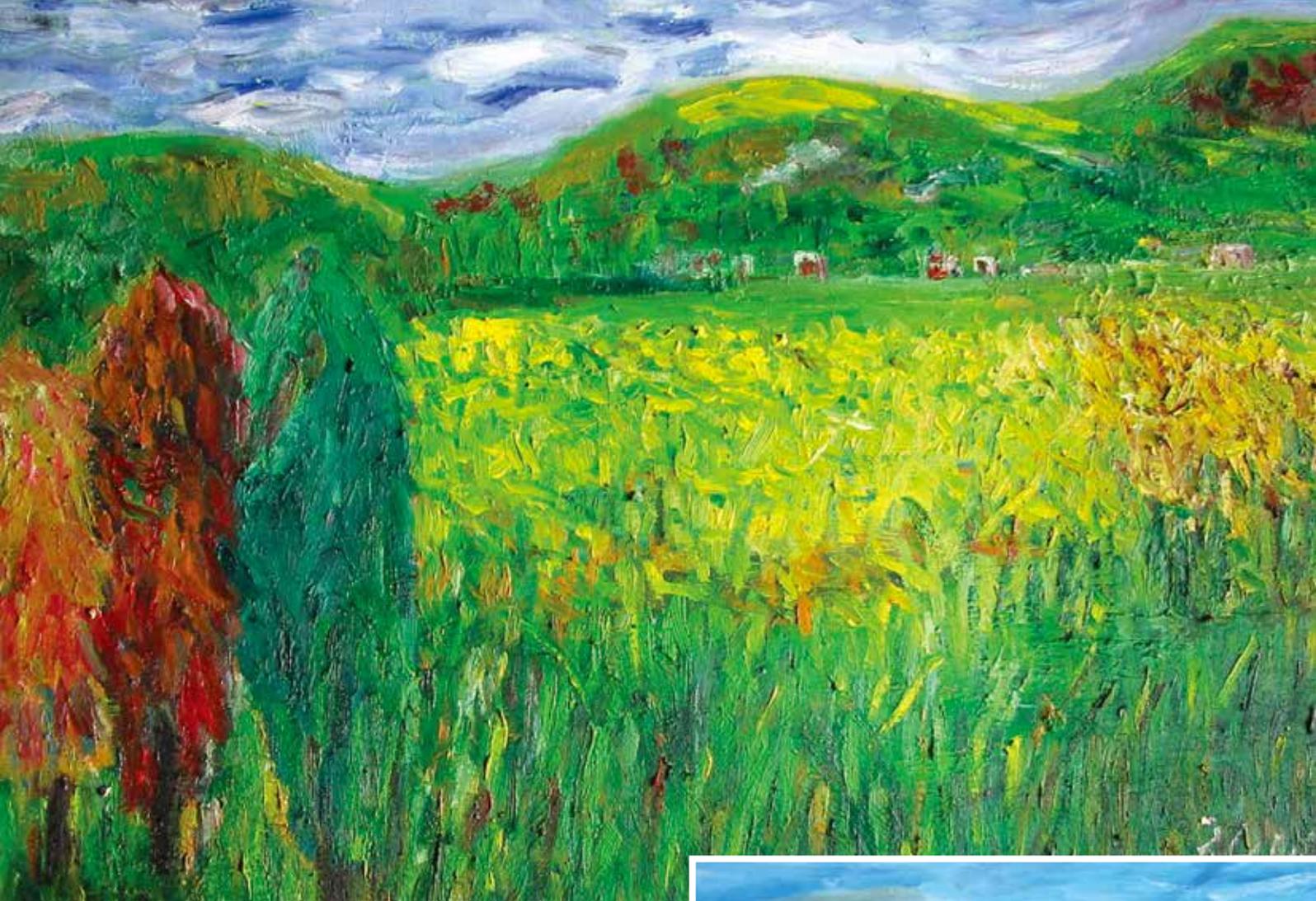
但偶然間，他在電視上看到了慈濟與證嚴法師的報導，他想：怎麼會有一個這麼美好的地方？於是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到靜思精舍，不多時，玉里當地的師兄師姊便前來叩門，關懷這位年輕的脊髓損傷者。

然而，家庭的困噩和環境的複雜讓忠仁只能在絕望無助的陰影下一天一天地苟延殘喘。一天，他選擇仰藥輕生，在持續一個星期的高燒痛苦折磨中，忠仁記起慈濟師兄師姊們的鼓勵，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忠仁仍清楚堅定地告訴醫師：「我要轉院去慈濟醫院。」

當載送黃忠仁的救護車到達醫院時，醫院已動員了多個跨領域的醫療相關團隊前來，包括腎臟科、傷口護理師、護理人員、社工和志工等。事隔多年，說起那個拯救他的團隊，忠仁的眼裡還會發出光芒，他記得腎臟科主任很用心、很親切的面容，記得傷口護理師小蓉在他出院後幾次到羅東來看他，還記得當時社服室的顏惠美師姊、黃明月師姊、鄧淑卿主任和社工員賴怡伶，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跟慈濟醫院結緣。

沈睡的藝術細胞被喚醒

離開慈濟醫院後，忠仁在院方的協助下來到了宜蘭冬山丸山療養院，並在隔年年底開始復健，但冗長艱辛的復健過程，讓腎功能不佳又長期憋尿的忠仁再度回到慈濟醫院進行治療，而這次，在泌尿科主任郭漢崇妙手仁心地為忠仁進行手術後，便開始進行在慈院的復健療程。這一次，讓忠仁結識了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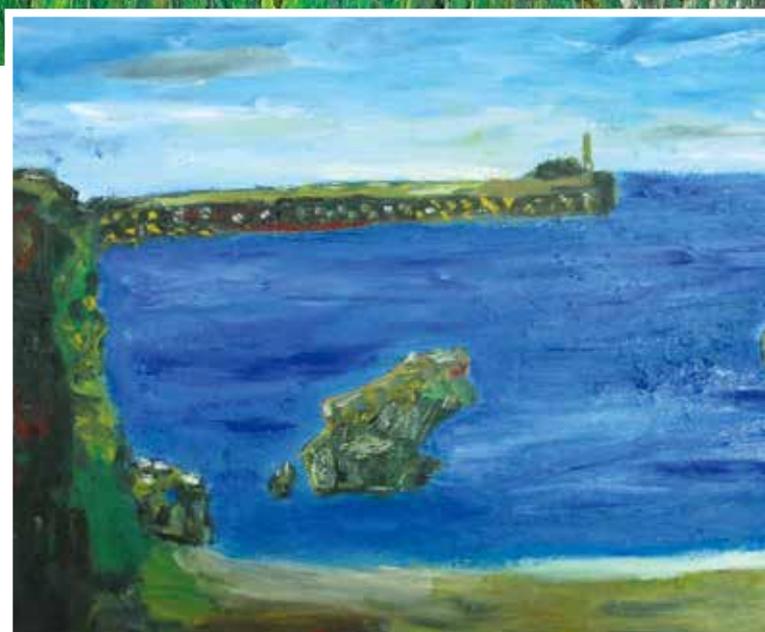
多復健科的朋友，也讓他真正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在兩年的復健過程，有一天，忠仁在走廊上看到一幅靜思語：「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他下定決心，要讓自己能夠照顧自己，不再依賴別人。

就是這句「人有無限的可能」，在慈濟醫院復健的同時，忠仁體內蠢蠢欲動的藝術細胞，也突然被喚醒了。原本便對畫畫很有好感的他，在花蓮慈濟醫院一邊復健時，也主動開始要求接觸畫畫，並與花蓮一群肢體障礙的朋友一起學畫。

突破困境的一擊

離開花蓮後，黃忠仁重新回到丸山療養院，這一次，他拜了當地一位著名的畫家沈



黃忠仁的畫作取材於自然，表現東台灣的細緻壯闊。



黃忠仁以雙手緊握著畫筆，一筆筆畫出美麗的色彩。

冬榮為師，忠仁的藝術之途，逐漸大步邁開。

但人總免不了有怠惰習性，身體的不便讓忠仁開啓運用繪筆抒發情感的窗口，然而，也是因為身體的不便讓他有了不作畫的藉口。當時，忠仁常常因為身體不舒服，而把筆一丟，孩子氣的不想畫了！所以，畫作的質與量一直都無法提升，然而在民國八十九年初春，一個天氣還很冷的早上，還躲在棉被窩裡的忠仁聽見療養院的工作人員來喊他，說有電話，當時他勉為其難地掙扎了起來，接過話筒後，家裡人一句：母親過世了！讓心細敏感的忠仁幾乎承受不住如此的



打擊。

由於長年的臥病在床，並遠走療養院，家裡的兄弟姊妹幾乎從來沒有來看過忠仁，唯一還會探望忠仁的，便是母親。每次來到療養院，忠仁的媽媽總是千里迢迢地坐火車，還大包小包地拎著補品來給他補身子，而後開始學畫，便是為了母親，忠仁想要讓母親知道，這個孩子雖然身體不好，但還是可以



多舛的人生讓黃忠仁的畫作，增添一份滄桑。

很有用的。但母親過世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了，已經沒有人會看他的畫，忠仁的意志頹廢，作畫的意願完全降到冰點。

一天又一天，整整一年，忠仁坐在他的電動輪椅上四處閒晃，有天，他到了山腳下的聖嘉民啟智安養中心，那天院內收容的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的孩子正在畫畫，看著這些孩子吃力地拿著畫筆試圖表達自己內心的感覺，忠仁的心中流過了一道暖流。他看著、看著，突然激動了起來，他想，如果這些孩子能夠熱情地一筆筆地畫著，比他們都能表達自我的自己，為什麼不做？為什麼要放棄畫畫？

當天，回到療養院，忠仁開始全力作畫。他像著了魔似地，靈感如同豐沛的泉水汨汨流出，用力也用心，一幅又一幅地刻下他的情感與哀愁，半年內，他畫了三十幾幅作品，而指導他的沈冬榮老師看到時甚至不敢相信，忠仁竟然會在這短暫的時間達到這樣的境界。



從一百公分高看出去的世界

身在山川壯麗的東台灣，黃忠仁的畫筆下，充滿了東部大塊風景的細緻也闊氣，而在多年的持續創作下，忠仁也試著找尋自己的風格，取材自大自然風貌的創作題材或是如同印象派風格的個人寫實畫作，在在都展現出忠仁看這個世界的不同角度。

如今坐在輪椅上的忠仁，仍孜孜矻矻地提筆不休，儘管坐在輪椅上，手腕及手指都無法活動自如，但從一百公分的高度看出去，忠仁觀望到的世界充滿著希望，充滿著重生的喜悅，儘管畫作仍然晦澀，但這些昏暗仍有化作光明的一天。

編按：黃忠仁的畫作已於二月十八日於花蓮慈濟醫院一樓走廊展出，為期一個月，歡迎蒞臨欣賞。

